

# 一个工科逃兵的自白

○丹飞（1993级水利）



丹飞，字度，号有舍。曾用笔名丹好、夏洛等。编剧、IP 推手、制片人。我校93级水利、01编双、04中文硕。以总编辑身份经手操作有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《盗墓笔记》《后宫——甄嬛传》等超级畅销书。

对于清华人，有一串数字的意义不亚于姓名、英文名和身份证号、护照号，这串数字将伴随每个清华人终身。属于我的那串数字是930243。

我们班从北京考来的崔浩（930227）到新疆考来的羊皓平（930252）共26人，男生23人，女生3人，女生人数之多、“颜”之受看，稳坐年级头把交椅。等到大二时，高一届的沈静病休复学转入，我们女生人数就有了碾压之势。这一届，我和水工31陈伟、水工32裴文林与同级七十余人从数百免试保送生中抽调

出来——其中就有如今名声在外的音乐人李健——于1993年8月提前入校参加“干训班”，这是我们这群来自天南海北的青涩少年初次与清华“双肩挑”传统发生交集。

我们多半在高中担任过干部，比如我是校团委组织委员、生活委员，有的同学是校学生会主席，又在“干训班”的大熔炉里好生炼了小一个月，因此开学伊始，回流到各行政班的我们纷纷担起班长、团支书、党支书等学生干部“要职”。我第一学期担任班长，第二学期担任团支书，后来也在系团委、系勤工俭学指导小组担任过职务。由于中小学12年习惯了学习挂帅，学习领衔已经不可能，还发现自己高中阶段对于专业的想象纯属想象。我想象中的“水利”就是赏山赏水赏风月，吟诗作赋叹浮生，孰料真实的水利是地质地形地貌，土方土木土建，规划工程结构。这时还发现我不会做学生工作，我的付出与同学们的期待之间似乎存在一扇旋转门。我又不懂得发现出了问题推心置腹可以解决，闷葫芦发笨力，女生倒是被照顾周全了，男生被得罪了。这种“不会当干部”的状况到了我重回母校读研时承恩师孙传耀的委任，兼任整个编双01专业一百多人的班主任兼辅导员，才有所改善，这是后话了。

我算是清华的老人了，1993—1998年读水利系水工专业，辅修法律系（法学

## □ 值年园地

院前身)法学专业,精修心理学专业,1999—2001年读中文系编双专业,2001—2004年读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,前后10年青春捐给了清华。尽管我编双和硕士阶段执班级牛耳,拿到余景山奖学金、学校学业优秀和综合优秀奖学金、北京地区高校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,本科阶段虽说因为作文比赛得了奖学金,又得了张光斗二等奖学金、清泉助学金,但总体感受是压抑,加上中小学共22年求学生涯多少届同学都算在内,最亲的还是本科同班同学。常听硕博阶段或“外来”教工等“半路”清华人感叹,清华本科出身的才是真正的清华人,其意大约在此。

大概由于本科阶段是一个人生第一个重要的拐点,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关于美善、关于内心、关于未来的想象在此初步建模,陪伴和见证这一重要蜕变过程的,不管是我当班长时的团支书后来留校的丛振涛,我当团支书时的班长叶建波——至今水利系唯一一个“清华学生十杰”,做创投的红人赵勇,做企业的王大正,还是同样留校的田富强、胡昱,“追风少年”杨威、郑沁宇,“歌神”赵灿华,走音王子陈立宏,理论达人闫俊义,书法好手羊皓平,笑面书生崔浩、徐世涛、韩亮、洪龙杰、叶正飞、黄士奎,绿茵英雄董振英、叶霓果、杨剑宇、黄守荣,四大班花于文津、刘璿、曾迪、沈静,自然成了时间和空间疏离无法改变的“铁子”。记得曾经拜访过曾迪、于文津早年在北京的家。刘璿回国间隙我们也短暂见过面。于文津还在KTV点唱过我写的《寻龙记》。叶建波的爱人是文学和影视达人,他们夫妇与我在京会面时,两家小

孩就一起跑到明晃晃的路灯下做作业。我曾办过的一间公司,应胡昱要求在他爱人所在银行开户。近年赵勇与我有过几次接触,尽管还没就创投达成实质性合作。王大正因为湖北有业务,打入了我高中校友圈。从振涛委托我拍过一部水利系招生的微电影《在这里》,出力的是我签去的导演和水利系的学生“演员”们,以及丛振涛等系领导,我没怎么出力,却被丛振涛特意署在策划或鸣谢栏。他还热心推荐我去我们这一届的童之磊办的中文在线去工作过。所谓同窗情谊,不在心心念念,在不经意间的一点一滴。

时间越久越能发见清华的可贵之处。老校长蒋南翔那句干粮与猎枪的金句曾做过80年代某届高考的作文题。清华给予每个清华人的正是猎枪而不是干粮,授之以渔,而不是授之以鱼。是以我们27个人分散在地球多个角落,从事本专业的教研、工程,做投资、互联网、科技,个个得心应手。我则彻底向文学和影视转向,做了工科的逃兵。我以总编辑身份经手操作有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《盗墓笔记》《后宫——甄嬛传》等超级畅销书,作为合伙人孵化《狼图腾》动画游戏全资产包,独立经纪《甄嬛传》《白泽图》《匈奴王密咒》《牺牲者》等七十余个影视动画游戏IP。做IP之余也偶尔应投资方要求做做电影电视剧的编剧,写写歌词。传播最广的诗是《我们期待所有响亮的日子》,被北大曹文轩教授收入他主编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,吉林省还选为2001年中考作文题。传播最广的歌词是郁可唯演唱的《寻龙记》、彭思桃演唱的《男人歌》。作为副业,翻译过欧美小说和浸会大学文洁华教授多篇论文。成绩不多,被宣传的响动不算

小，仅说纪录片，广东卫视于2008—2016年五度拍摄以丹飞为传主的《有一种青春叫丹飞》等五部纪录片，获2008—2009年度中国纪录片十优、第四届欧洲电影节中国银幕特别奖·导演奖等奖项，第十六届中日韩电视制作者论坛观摩纪录片，广电总局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做好重点纪录片、动画片展播宣传工作的通知》多省市卫视轮播，进入中宣部中华之美传播计划，翻译为土耳其语在一带一路传播。

作为我“文创”之路的预演，我大二不听赵立生老师“文体不限，诗歌除外”的告诫，执意写了一首诗歌《抱紧这五年的记忆》，意外成了唯一的获奖诗歌，并获得两个证书一笔奖金一笔奖学金。在重回清华读书之前出版了以这首诗开篇的第一部诗集《五月的流响》，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老师题词“心之歌，灵之翔，生

命之舞”；我在吉林省防汛办时的水利厅副厅长，后任吉林省人大副主任、总工会主席的包秦先生特赋七律两首，点赞我的诗是“爱国忧民沥血词”。同样出身于水利系的清华中文系复系系主任、著名的编剧和专治“中西文学会通史”的徐葆耕老师交给我一项“课题”，由我独立编选一册文集，作为清华九十年校庆的献礼书，这就是后来的《清华九十年美文选》。

弹指二十年，站在青春后期的27个我们，不再是二十年前那27个少年，也仍然是二十年前那27个少年。因为不管经历了怎样的人生锻打，我们初心不改，痴心依旧，践行行胜于言，未忘自强不息，躬行厚德载物，保持自由思想，显扬独立精神，我们的起点是清华。兜兜转转，曾少年，仍少年，将少年。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，路还长。

## 我的清华情结

○叶力（1993级建筑）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不知不觉间离开清华已经二十年了。1993年秋天，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，与清华正式结缘并结下了深厚的情结：温馨浓郁，历久弥新。清华这位曾经教我育我并不断激励我前进的良师益友，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牵挂，正如朱镕基学长所言：“水木清华，春风化雨；教我育我，终生难忘。”

我的清华情结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我的小学时期。上小学二年级时，一次放学回家和父亲聊天，父亲提到了清华大学。他

说：“清华大学是我国最好的大学，你将来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，那就行（成功了）。”我当时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：“那有什么，只要我认真学习不就行（可以）了吗？”经过刻苦努力，最终如愿以偿。清华宛若一位慈祥的母亲、一位亲密的朋友、一位可敬的长者，始终如一地关心、陪伴并激励着我克服困难，不断进步。

刚进入清华时，由于来自偏远的农村，家里经济条件较差，我在生活上很拮据，是清华的师生主动关心并帮助了我。